

1. 被降职了

东方物流公司东圳分公司办公楼内。

汪棋去向公司一把手梁大海汇报工作,走到办公室门口,刚要敲门就听里面传出一句:“死鬼,就会欺负人。”

不用说,这一定又是梁大海和综合办的胡蓉在偷情。汪棋一时好奇心起,便偷偷地站在门口继续听下去。

“他的事你抓紧考虑吧,跟了你这么久,挺忠诚的。”

“放心吧,他的事今天下午就会宣布了。”

“这么快?! 好啊。”过了一会,胡蓉接着又说:“只是可惜了那个……”后面的话声音很低,汪棋听不到。

“可惜什么? 只会埋头苦干注定就是这个下场。”梁大海不以为然地说。

“那你们在讨论时一定遇到分歧了?”胡蓉一时好奇心起,问了起来。

“分歧当然有,不过我是一把手,说了算。”

“‘朝中有人好做官,大树底下好乘凉’,他跟你算跟对了。”

“是这样的。有句话叫‘跟对人做对事’。你看这句话的排序就明白了,跟对人就排在做对事的前面,这说明跟对人远比做对事重要。做对事没人发现、没人欣赏有什么用? 跟对人有了靠山,效果自然就事半功倍。上级对下级的决定性作用这点谁都无法摆脱,一定要正确处理好,不能只是一味埋头苦干,那是白干。”

太刺激了！不过担心有人看到，汪棋还是赶紧离开。回到自己办公室后，汪棋松了松领带，让自己放松下来。

唉，看来以后找梁大海汇报工作时，还得先去看胡蓉在不在她自己的办公室里，在的话才能去梁大海那里。汪棋为自己的这个想法乐了起来。对了，听他们说的意思，好像是免掉一个人职务，以便腾出位置来提拔另一个人吧。按照梁大海跟对人做对事的逻辑，这两个人会是谁呢？汪棋在想着，心思由刚开始的好奇变成隐约担忧。可还来不及细想，电脑右下角的QQ图标突然闪烁了起来，点开一看，原来是北京集团公司业务部的周芸。

周芸问：“棋子，忙吗？”

汪棋答：“在看一份资料，请问集团领导有何指示？”周芸是自己三年前在集团业务部一起工作过的同事，并且对自己怀有好感，当时由于已经有女朋友，所以汪棋每次都有意用“集团领导”这个称谓来拉开和周芸的距离。

“切，我不过是总部一名科员罢了，你才是领导呢。对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吧。”

“什么好消息？”

“东圳特区政府今年对物流运输行业出台扶持政策，集团很重视，准备在政策方面给予倾斜支持。我还听说了，这次集团准备对东圳公司的领导班子进行调整，梁大海调离东圳，由朱纲接任。”

集团重视东圳市场这事汪棋知道，就在上周，自己还牵头组织有关人员撰写汇报资料给朱纲向集团公司汇报使用。听到周芸说由朱纲接任一把手后，兴奋起来，马上问：“朱副总接任的消息可靠吗？”

“刚听到的，不过听说董事长明天出国考察，下个月回国后亲自去宣布任命。”

涉及分公司领导这一级别的岗位调整通常由集团副总在任命前和有关人员谈话，然后由集团人力资源部总监到会并宣布任命。董事长亲自

来参加分公司领导任命这种情况十分罕见,足以说明对朱纲的重视,汪棋不禁替朱纲高兴起来。在汪棋心里,作为东圳分公司二把手的朱纲不仅是自己崇拜的业务型领导,更是自己的职场引路人。三年前的一次,还是集团业务部科员的汪棋跟随集团领导来东圳检查工作,在研讨会上的一段关于业务发展与品质保障的发言得到朱纲的欣赏;在得知汪棋的女朋友就在东圳工作后,朱纲立即向带队领导提出调汪棋出任东圳分公司品管部经理的请求。东圳是经济特区,环境不错,而且来东圳后除了职务提升外,更重要的是能与女朋友郑弘同在一个城市,所以汪棋很乐意接受朱纲的邀请。士为知己者死,来到东圳之后,汪棋除了感恩之外,工作也很努力,并多次受到朱纲的表扬。

朱纲接任一把手后,公司业务发展一定会比以前更好;朱纲接任一把手后,凭他对自己工作能力的欣赏,今后工作环境一定会比现在更好。想到这里,汪棋的脑细胞又亢奋了起来。

就在这时,突然听到办公室的门敲响了,接着是副手林多进来,对汪棋说:“王副总找我们,让现在过去。”

林多口里的王副总是王莹,公司第二副总,主管品管部工作。听林多这么说,汪棋立即拿起笔记本就往外走。不过,在往王莹办公室走的路上,汪棋突然纳闷起来,以前领导都是先找自己,然后再由自己通知林多的,今天的顺序怎么变了呢?

在王莹办公室坐下来后,汪棋立即摊开本子准备记录王莹的谈话。

“不用记,听着就行了。”王莹一改往日笑容,一脸严肃地说,“我现在宣布公司一项人事任免:经反复研究讨论,为便于今后更好地开展工作,林多同志任品管部经理,汪棋同志任副经理,协助、配合林多的工作。”

汪棋思想毫无准备,脑子里“嗡”了一下,一片空白。天塌下来了!

王莹说完之后,汪棋没有说话,林多也没有说话,办公室里的空气凝结了,一阵沉寂。

“好了,人事任免事项我已代表公司向你们宣布了,正式文件明天下

发。按组织规定,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听听你们对这次调整有什么想法?也算是履行一个程序吧。”王莹仍然面无表情地说。

王莹的话让汪棋从脑子空白的状态中反应过来。原来下午在梁大海办公室门口偷听到提拔的人是林多,而被降职的竟是自己。

讽刺,真是讽刺!

这是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的事实,平时工作是自己带领着大家一起干的,而且干得不错,不仅得到各生产部门领导的一致好评,还得到你王莹的好评呢,朱纲就更不用说了,我凭什么输给林多?凭什么输给他这个无学无术,上班只会玩网络游戏和看色情网络小说的人,只会拍马屁的人!难道这就是梁大海所说的跟对人远比做对事重要?这是什么组织原则?

汪棋愤怒了!做人被欺负到这份上,汪棋也无所顾虑了,立即问:“请问你这个调整是依据什么做出的?是根据工作能力,还是根据工作效能?”

汪棋的反应是预料得到的,其实王莹也不想出面找汪棋谈话,只是梁大海说她是分管领导,非要她出面谈,没办法;可谈就谈了,为什么还非要履行这个组织程序问汪棋的意见呢,王莹感觉自己多半是脑残了。没办法,既然汪棋按组织程序说了自己的意见,王莹也无法再回避了,迟疑一下,硬着头皮回答:“这个是领导一起研究的结果。”

“这个调整的依据是什么?”汪棋显然对王莹的回答不满意,“腾”地一下子从座椅子上站了起来,激动地说:“如果是这样,你直接宣布得了,你要我说什么呢?你想听我服从组织安排呢,还是想听我说不服从组织安排呢?”

如果说刚才还后悔不该让汪棋提意见,那现在,只比汪棋大四岁的王莹在听到汪棋当着林多的面顶撞自己之后,面子挂不住了,脸色马上就沉了下来……

王莹的沉默让汪棋更加愤怒,一转身就往门口走去。王莹的嘴巴张得大大的,而林多,则是一脸的尴尬。

朱纲这时刚好从办公室里走出来。看见汪棋涨红的脸,再次将门打开,毫无表情地说:“进来吧。”

其实,在刚才听到王莹说这次调整是三位领导一起研究的结果时,汪棋当场就有找朱纲问个究竟的想法,此刻看见朱纲,也是气呼呼的。

沉默了一会,朱纲开口说:“想开点。”

“这次调整您投了支持票?”

“回去休息吧。”

原以为朱纲会安抚一下自己,会解释他自己只是一票,无能为力等,朱纲的回避让汪棋更加不甘心,接着再问:“在您眼里,难道我不如林多吗?”

“你觉得现在再问这个有用吗?”

一种被抛弃的感觉油然而起,在王莹面前,汪棋可以愤怒,但在朱纲面前,只能说是失望。“难道这就是你们评价人的标准?”汪棋冷笑着问。

“汪棋,有些事你还是没有看透?”朱纲摇摇头说。

“哦,看透什么,看透人际关系的重要性?看透陪梁大海打麻将、输钱给他的重要性?”汪棋激动起来。

“你别激动,坐下来。”朱纲边说边打手势往下压着。“算了,以后会有机会的。”

这分明是一句骗小孩子的话,汪棋哈哈笑起来,说:“我都已经这样了,以后还有机会吗?”说完就往外边走出去。本来还想找梁大海讨要说法,因为梁大海与胡蓉私情的事握在手里,大不了大家撕破脸皮,但此时梁大海已下班离开了,无奈之下,只得回到自己办公室里。

2. 赌气休假

回想着刚才一幕又一幕;王莹那副冷淡无情的嘴脸,林多的暗自高兴

的神态,还有朱纲的抛弃……

耻辱、失望、无助。

汪棋将自己反锁在办公室里,瘫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这一坐就是两个小时。

“汪经理,今晚又加班吗?要不要过来吃点水果?”隔壁办公室值晚班的同事看见汪棋办公室灯光亮着,敲门问。

加班,加什么班?我爱公司,公司却不爱我。汪棋觉得很讽刺,立即起身收拾东西回家,可就在这时,女朋友郑弘打来电话了。

郑弘的电话让汪棋的情绪暂时冷静了下来,汪棋不想让郑弘知道自己现在的情绪,不想让她跟着着急,于是按下铃声静音键。当手机屏幕的闪烁刚一停下来,郑弘又重拨了,汪棋又一次按下铃声静音键。如此反复,郑弘的耐心考验着汪棋的定力,接不接?不接肯定会让她着急,还以为自己出什么事了。

“老公,怎么这么久不接电话?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电话接通后,郑弘立即问了起来。

汪棋在调整情绪,没有做声,郑弘着急起来,问:“老公,你在听吗?”

“宝贝,我今晚有应酬,忘记和你说了。”

“哦,我知道了,那早点回来哦,我等着你。”说到这里时,一抹红晕掠过郑弘的脸,她脸上微微发烫。此时郑弘在回味两人昨晚的温柔之乡。

掩饰情绪、强颜欢笑是一件痛苦的事情,放下电话后,汪棋长长叹了口气,内心更加烦乱。压抑的心情需要宣泄,去哪呢?过了好一会,汪棋想起同事兼好友陈建国。

“怎样会这样?”当陈建国听到汪棋说完下午的事时,一脸震惊。“你的工作表现相当不错啊,你看你来了之后,公司的品管工作不只上一个台阶了吧。林多是什么人,谁不了解他?白天不工作,晚上陪梁大海打麻将,专擦鞋。这样的人能保住原职务就不错了,还提升,我看公司领导多半是疯了。”

汪棋也发泄着,骂了一会,然后将下午在梁大海办公室门口偷听到的话告诉陈建国,末了,汪棋摇头苦笑:“跟对人做对事。跟对人远比做对事重要,精辟,真他妈的精辟。”

“唉,现在的社会就这样,朝中有人好做官,大树底下好乘凉。也就是你才这样傻了,只会埋头苦干。”陈建国同情地说。

溜须拍马的事汪棋也做过,梁大海就喜欢打球锻炼身体和打麻将,汪棋之前也曾陪过梁大海玩过一两次麻将,不过这种陪法汪棋玩不起,每次玩只能输不能赢不说,还要耗时间。也就林多他妈的这个哈巴狗,为了往上爬,一年到头地跟着、耗着、趴着,做人做到这个分上,真他妈的贱!

陈建国对梁大海那句话深有感触,有感而发地说:“其实你和林多都是典型,一个是靠业务能力出彩,一个是靠拍马屁上位,不同的结局确实说了一个问题,跟对人远比做对事重要。”

“那是我傻×而已,别人都在打牌时,我却在公司里加班。”汪棋忍不住骂了出来。

陈建国笑了笑,安慰着说:“别这样说,企业真正需要的是你这种人,实干,这点我非常佩服你;要是大家都溜须拍马,企业也就没救了。”

陈建国一看汪棋沉默,没有理会自己的话,接着又说:“这次调整朱纲在里面起到什么作用?我一直在考虑着这个问题。”

陈建国这句话汪棋也在思考,可朱纲为什么不帮自己呢?难道真如下午听到梁大海所说的,他是一把手说了算吗?这要换作是在其他单位,汪棋相信肯定是这样的,可在东圳分公司里,梁大海对业务不熟悉,也从来不过问业务上的事,所以对业务干部的任命,之前一直是以朱纲的意见为主,当初自己从集团来到东圳,就是朱纲起的作用。难道这次调整是梁大海强行发挥一把手作用?

就在汪棋陷入深思时,陈建国接着又说了:“虽说梁大海是一把手,起主导作用,但没有朱纲的同意,或者说如果朱纲强烈反对,我想梁大海也不好硬来的。你和李祥两人一直被认为是朱纲的人,这次李祥上来了,你

却下去,这说明什么,难道说你遇到的对手是林多?”

汪棋继续深想着,没有接陈建国的话。是啊,下午听王莹说三个领导一起讨论的结果,那朱纲在这次讨论中起到什么作用呢?朱纲是什么态度呢?下午听周芸说集团准备对东圳分公司进行调整,朱纲应该事先接到集团招呼,即将出任一把手了,这时候说话的分量应该更重了,朱纲为什么不出面反对梁大海的提议呢?汪棋想不通这个问题,对了,难道朱纲在寻求梁大海的支持安稳过渡,等待任命?汪棋对这个猜测非常沮丧,无论如何,这说明自己在朱纲心里的分量并不重,并不如李祥。

汪棋的沉默不语让陈建国感觉压抑,过了一会,陈建国提出来请汪棋喝酒。借酒消愁愁更愁,几杯酒下肚之后,两人的话多了起来。

“我也讨不了公司这三个领导的好,你看这三人都各有特点:梁大海就喜欢大家围着他转,上班坐在办公室里,哈哈地听大家来向他说新鲜、高兴的趣事,下班要么是打球,要么是搓麻将。你说,像我们这样从农村里出来的,基础本来就不好,又要养家糊口,哪有钱去输啊?”陈建国也将心里的苦水倒了出来。

“他妈的,梁大海平时一听我们汇报工作就拧眉头,这样的人配当什么领导?”提起梁大海,汪棋的气立即涌了上来。

“朱纲纯粹对我就有成见;王莹呢,刚来不久,根基不牢,我看她纯粹就是一个应声虫,梁大海和朱纲说什么就是什么。”

“管她妈的。”想起王莹下午的嘴脸,汪棋又气不打一处来。

“棋子你下一步有什么打算?是继续留在东圳,还是调回集团?”陈建国知道汪棋之前有机会调回集团,所以问了起来。

这是一个让他为难的问题,下午从朱纲办公室出来之后,汪棋独自在办公室想了很多,去留也思考的问题之一,对这般耻辱的调整,在这里多呆一分钟都觉得难受,汪棋确实想一走了之调回集团,但自己调回集团了,女朋友郑弘怎么办?汪棋握着酒杯,如同走到人生的十字路口一样。

回到家里已经很晚了,郑弘还在等着,看到汪棋一脸醉意,立即跑过

来扶他到床上，嘴里责怪着。酒醉心明，下半夜里醒来再也睡不着了，汪棋躺在床上辗转反侧。

第二天，汪棋起了个大早，准备等梁大海来了之后问个究竟。这是汪棋昨晚醒来后想到的办法，汪棋准备以梁大海的生活作风问题作为筹码，逼他收回决定。都到这个分上了，还有什么顾虑的，大不了鱼死网破。汪棋相信梁大海身处高位，比自己更加顾忌。

王莹昨天下午说任命文件今天就下来，相信文件下来后，一定会是爆炸性的头条新闻，一定会有很多人暗地里嘲笑自己，想到这个，耻辱和无脸见人的心思又折磨起来。“汪经理，一会开会吗？”下属刘光明敲门进来，询问着。以往每周都有一个例会，一般都安排在周一下午开，昨天是周一没有开，所以刘光明一早上班就过来问。召集开会是部门一把手的事，刘光明的话再一次刺痛汪棋的神经，不过，汪棋最终还是平静地说：“不开了，你去忙吧。”刘光明似乎还想和以往一样和汪棋热乎几句，也顺便再次向汪棋提出自己岗位调动的事，但看见汪棋正在忙着整理资料，没有时间理会自己，聊几句也就出去了。

一张假条申请表从资料里面掉了下来，捡起来一看，这是新劳动法颁布之后，人事部专门给大家发的一张假条申请单，鼓励大家休假。这张申请表还是刘光明去年从人事部领回来后送来的，一直夹在资料里，这一夹就是一年。想着自己在这里一干就是三年，正常年假不休不说，还经常加班加点的，有假再不休就是傻×了。汪棋拿起假条申请单“刷刷刷”地填写起来，准备一会到梁大海那里谈不拢时，就申请休假。

汪棋一直盯着表看，看到上班时间快到时，立即出来往梁大海办公室走去。一看梁大海还没有到，汪棋又折回办公室来。上午九点，这已是第四次来梁大海办公室了，王莹说任免文件今天就下来，早一秒找到梁大海就多一分机会，如果梁大海再不出现，汪棋就准备在电话里和梁大海谈了。

前三次来一直不在，这一次，汪棋直接拧门锁，没想到一拧就开，汪棋

正要犹豫是不是敲门时，听见里面又传来吃吃低声：“死鬼，不是吧，这么早你就……”

抓奸抓现行，汪棋毫不迟疑，立即敲了两下，然后推门进去。

梁大海办公室用屏风隔成两半，外间摆着一张小会议桌，里面是办公区和会客区，敲门和脚步声惊起了屏风后的人，两人还没有来得及整理衣服，汪棋就进入到屏风里面了。

“哟，小胡也在，挺早的。”站在梁大海与胡蓉面前，汪棋换了一副笑嘻嘻的神情，幸灾乐祸地说着。

胡蓉头发散乱，上衣还没有来得及拉下来，头低着，但汪棋发现她的脖子都是通红通红的。胡蓉赶紧拉下上衣，往外面走出去。

梁大海丝毫没有想到会有人进来，一脸窘态。“坐吧。”梁大海招呼着。

“梁总挺早的嘛。”汪棋这话带着讥讽，在梁大海对面沙发上坐了下来。

窘迫是窘迫，但梁大海不愧是老江湖，这时候不忘转移话题，随手从沙发上抽出一支烟，递给汪棋说：“抽烟。”

汪棋接了过来，点着，然后轻轻地吐出一个烟圈，看着梁大海笑了笑，说：“昨天下午王副总找我谈话了，我想了解这次调整的原因。”

“这个……这个……”刚才的那一幕让梁大海气短，一时不知道如何向汪棋解释。

“如果您能给出一个合理的原因来，我相信我会接受，但如果是掺杂个人原因在里面，对不起，我想最后的结果都不是大家所愿意看到的。”汪棋本想保持笑容，但奈何说着说着，气急了起来，脸色通红。

汪棋性格耿直，惹急了什么事都能做出来，这点梁大海非常清楚，也明白汪棋这句话背后的含义，本能地说了一句：“你想……你想说什么？”

“意思很清楚，我想知道原因，希望能给我一个合理解释。”

“这个……这个……”梁大海飞快地考虑着，过了两秒，回答说：“主要

是有其他班子成员提出来,这样吧,我立即找他们再商量一下,你等等。”说完,梁大海立即抓起电话找给人事部经理。

当梁大海放下电话里,汪棋知道事情已经无法挽回,梁大海刚才的通话内容听得真切,任免文件已经下发了。

“再抽一支。”梁大海看见汪棋将烟掐灭了,立即又递上一支来,表情非常尴尬。

汪棋没有伸手去接,而是从口袋里掏出假单申请表来,放在梁大海面前,说:“申请休年假,签个字吧。”

梁大海看都不看,立即拿过笔来“刷刷”地签下自己的名字。签完后,说:“你休息一段时间也好,这样吧,你的年假是七天,我给你改成一个月。”说完,梁大海立即在申请单上改了起来,改完之后递回汪棋,接着又说:“这次是误会,过段时间我会想办法给你补救。”

汪棋接过申请单后,二话不说,立即离开回到自己办公室里,准备取东西回家。就在这时,办公台上电话响了起来,汪棋习惯地拿起电话来。

“汪经理,刚才王副总给我电话说生产二部有一批货物出了点问题,你去看一下。”林多在电话里说着。

他妈的什么人,文件刚下就指手画脚,太恶人心了?老子主持工作时,对你还是有商有量的,还没有这样指挥你呢!是可忍孰不可忍,汪棋吼了一句,说:“老子没空。”说完就“咣当”一下就将电话盖下来。

习惯了每天忙个不停,现在停下来还真不适应。回到家里后,汪棋关掉手机,百无聊赖地调着电视频道。电视没什么好看的,何况汪棋现在也看不进去;书拿起来翻不到一页又立即丢在茶几上。烦,真烦,汪棋索性躺在沙发上,可心里躁动,怎样也睡不着。

度日如年。好不容易挨到郑弘快下班时,汪棋又为难了,平时要么是回来很晚,要么是加班,郑弘回来看见自己在家怎样向她解释呢?能说休息吗?早上还出门上班了呢,对了,不能让她发现异常。想到这里,汪棋立即站起来走到楼下的街心公园里。东圳的初春,寒风和阴雨连绵不

断,汪棋心事重重,漫无目的地逛着,不一会衣服和头发都被淋湿了,可汪棋宁愿被淋湿,宁愿受寒风袭击,让体表的刺激代替内心的痛楚。

这个样子让很多过往行人注目,汪棋大概也意识到,但还是坚持逛下去。

“今天这么早回来了,下雨天怎不打伞?”汪棋按时下班回家让郑弘大为惊喜,但发现他淋湿后,又心疼地责怪着。“快冲个热水澡,不然就要感冒了。”说完,郑弘将汪棋推进浴室里。

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汪棋闭着眼睛,让热水直接淋在脸上,冲洗着流淌出来的泪水……

“真的?休几天?”当郑弘听到汪棋说明天起开始休年假时,兴奋地跳了起来,接着又说:“那明天起你可以陪我逛街了。”

汪棋也跟着笑了出来,但笑容背后压抑着耻辱,于是借口换衣服,转身走进卧室里。

对汪棋经常加班早已麻木的郑弘当晚显得兴奋无比,在完成一次激情之事后,隔不了多久,又主动地爱抚起汪棋来……

本以为这样会累得一倒下就睡着,可汪棋却感到越睡越清醒,失眠了。

第二天郑弘上班后,汪棋又过着度日如年的日子。好不容易挨到下午下班时间,汪棋陪着郑弘来到东圳赫赫有名的中强北逛街。

“亲爱的,你看这件衣服好不好看。”郑弘从换衣间里出来后,转了一圈,开心地问着汪棋。

“嗯,好看,挺漂亮的。”这套衣服如同专门为郑弘裁剪的一样,面料紧贴着郑弘凹凸有致的身子,将郑弘无比性感的身材呈现在眼前。汪棋不得不夸着。

“真的?”郑弘两眼盯着镜子里面的自己,又转了两圈,虽然用的是疑问的语气,但脸上流露的是无比骄傲的神采。

“是,买了吧。”汪棋一方面感觉衣服确实不错,另一方面,自己也没有

心思逛街,立即招呼营业员过来买单。

女人就喜欢漂亮衣服,从中强北那家百货店出来之后,郑弘心情挺不错的,神采飞扬地挽着汪棋的手,边走边哼着曲子。回到家里之后,郑弘立即又缠着汪棋……

“亲爱的,你今晚怎么这么勇猛啊?”完事之后,郑弘一脸红润、心满意足地躺在床上,“吃吃”地问着汪棋。

“我什么时候弱过啊?”汪棋苦笑着反问。

“呵呵呵,是不弱,只是你今晚的表现更勇猛。”郑弘笑着说。

过了一会,慢慢地又有反应了,汪棋再次翻起身来,说:“又想了。”

“天,你今天是怎么了?”郑弘惊呼着。

第二轮冲击波过后,郑弘气喘吁吁说:“天啊,你不能休假了,再这样休假下去的话我可受不了。”

汪棋是将一天所积攒的闷气变成勇猛撒在这两次的战斗里,听到郑弘的话后,内心里却苦笑不已。

3. 救 场

白天一个人在家里是耻辱、无助、无聊,晚上郑弘回来后又得摆出笑脸来,汪棋就这样转换着面孔。

今天是休假的第三天,郑弘又上班了,汪棋还在床上躺着,连续的“战斗”确实消耗了不少体力,一觉醒来已是中午。

几点了?汪棋躺在床上不想起来,习惯地拿起手机,但手机屏幕是黑的,还没有开机呢。休假这几天来,因担心遇到他人打电话问起被降职的事而尴尬,手机一直关闭着。越是封闭就越想了解外面的信息,当手机打开后,信息铃音响个不停,一查共有十多条信息,既有本地同事发来的,也有系统内其他分公司的同事发来的,无一例外都是安慰自己的。

封闭是因为内心脆弱,从王莹谈话的那天开始,汪棋就将自己的心紧紧地封住。但不愿意被人触及并不代表内心里排斥别人的安慰,患难见真情,汪棋内心里很感动。还好没有开机,否则真不知道怎样去面对这些关心自己的同事。就要再次关闭电话时,又有一条信息跑进来:“小汪你好。我们公司前天发北京的一件快件现在查无下落,里面是合同,北京那边的客户等着急用。上午找了贵司其他售后服务人员,到目前还是没有结果,如你看到此信息后,请尽快和我联系。急!!!”

发来信息的是华讯公司业务部的负责人老王,华讯是全国有名的大型通讯设备制造公司,产品畅销海内外,每天均有发往全国、全世界的快件和货物,因此,华讯自然就成为东方公司的VIP客户。老王是汪棋两年前上门拜访时认识的,一来二去,这种工作关系就变成私人关系了。自两人认识之后,华讯公司所发运的快件和货物出现问题时,老王总是习惯地找到自己头上来。

“老王,那件快件是咋回事?”华讯的快件有问题汪棋总是很着急,想都没想,习惯性地拨打了老王的电话问了起来。

“咋回事我还想问你呢。”老王在电话那头火气很大,几乎是对着汪棋吼了起来,“上午我们郑副总还在过问这事,并且狠狠地K了负责寄件的小刘。你快查那件快件的下落,这事下午没有结果你看着办吧。”

服务行业要受气是大家公认的,物流服务行业更是如此,开发客户不容易,维护起来更不容易,所寄递的货物一有异常,再熟悉的客户也会骂起人来。

汪棋这几天正堵得慌呢,听到老王呛骂后,禁不住就要发泄出来,不过多年养成的职业习惯又让他强行将火气压了下去,过一会,说:“我正好在休假,要不找林多帮您调查?”

老王并不熟悉林多的名字,听到汪棋的话后,立即问:“什么?找谁?”

汪棋应:“林多。”

老王问:“林多是谁?”

汪棋本来就想给林多一个难堪的，不过，林多这傻×除了马屁外什么都不行，算了，让他来处理必然会得罪和流失华讯这个特大客户，算了，还是自己来吧，于是说：“算了，还是我来查吧，一有消息我马上告诉您。”电话挂掉后，汪棋的心里又问候了林多祖宗一遍。

就在汪棋问候林多祖宗时，手机接着又响起来。是周芸办公的电话，接还是不接？汪棋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按下接听键。

周芸在电话那头低声问：“我早上刚看到文件，早上打你办公室电话无人接，手机关机，怎么回事？”

汪棋故作轻松地掩饰着回答：“你也看到了，就那么回事。没事，我没什么，手机一会就没电了，先这样吧。”

“棋子，别。”周芸赶紧制止着，“你上QQ吧，我们聊会。”

“算了，下次再聊吧。”

“棋子。”周芸着急地低吼出来，“我在QQ上等你，是男人的话，你就给我上来。”说完，周芸气得挂掉了电话。

周芸一直盯着QQ图标，当“滴滴滴、滴滴滴”的声音发出来后，立即发信息说：“棋子，我知道你心里难受，坚强点。”

汪棋心一酸，立即回信息说：“真的没事，放心好了。”同时附上一张笑脸图片。

“你这个人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有事为什么不和我说，还要关机。”周芸的字打着打着就生气了，不待汪棋回答，马上又说：“你那边的事我私下里也打听了，我还是认为你应该调回集团来，你说呢？”

汪棋这几天一直在考虑去留问题。汪棋是想回北京去，但自己回北京后，郑弘怎么办？回北京就意味着两人可能要分开了，远离耻辱的同时也就远离爱人，这是汪棋无法接受的，于是说：“还没有想好，看情况吧。”

“东圳的风气不好，庙小妖风大，你还是回来吧。要不你现在去找林总说说？”周芸继续劝着。

汪棋不想继续纠缠在问题上，于是说：“嗯，先休息，休息几天后再

说吧。”

就在汪棋想下线时，QQ里又传来了部门同事刘光明发来的信息。
“汪经理，朱副总找您有事。”

汪棋没有理会，出神地盯着电脑屏幕。这时，屏幕里又出现周芸的发来的信息：“棋子，早点决定，别错过机会。”

“知道，谢谢。”汪棋立即回了一条信息。

“那就好，希望很快能看到以前那个快乐的棋子，呵呵呵。”周芸飞快地打着字说。

汪棋正要回复信息时，刘光明的信息又发过来了，说：“汪经理，华讯前两天寄北京的一件快件现在没有下落，朱副总找您，让您给他电话。”

汪棋没有理会刘光明，不过，汪棋将刘光明发来的信息截屏给周芸，并同时加上自己的一句话：“小芸，麻烦你帮我查查北京那边有没有这件快件下落？”

周芸一看就来气了，马上回一条信息过来，说：“好好休息，管这个干什么？”

“找上了，我也没办法。但我现在不想动了，麻烦你老人家过问一下吧，尽快给我一个答复。”

“我才懒得管你，要查你查。”

“别这样，华讯是特大客户，你先查查吧，有结果马上告诉我。”

这时，估计刘光明等得着急了，直接抖动起窗口来。

“有事？”汪棋不耐烦地给刘光明回了一条信息。

“汪经理，朱副总很着急，让您给他一个电话，急！”

汪棋一听气得火冒三丈，刚才一直压抑的情绪一下子爆了出来，立即就说：“我在休年假，你让林多处理就是了。”

“但朱副总交代一定要找到您，说让您亲自打电话给他。”刘光明着急起来。

刘光明毕竟是受指派的角色，也是身不由己，何况这两年来，一直很

服从自己的领导,就是有气也不能撒在他身上。汪棋换一种口气回复:
“行,我知道了。”

汪棋心里很纠结,看着朱纲的手机号码犹豫着,几次要按下拨号键,但还是没有按下去。

隔一会,刘光明的信息又过来了。“汪经理,朱副总刚才又问我找到您了没有,您看您方不方便现在打给他?如果方便的话,我就回他说刚联系上您,行吗?”

汪棋也不想刘光明太为难,再者,也答应了老王说帮助查找,所以回答说:“好。”

“汪棋,你在哪?”电话接通后,朱纲马上就问起来。

“我在休假。”再次面对朱纲时,汪棋发现自己语气平淡多了,内心里也少了往日的尊敬。

“华讯公司一件到北京的快件没有下落,你回来处理一下。”朱纲不容置疑地吩咐着。

汪棋一听就来气了,什么人?一句安慰的话都没有,直接下命令,口气还这么硬。

“汪棋,你听见了没有?”朱纲着急起来。

“我休假在外面,您看这事是不是让林多处理?”

“行了汪棋,我知道你这次内心里不舒服,梁总要这样做我也没有办法阻止他。但气归气,工作是工作,两码事,明白吗?”朱纲不耐烦地打断了汪棋的话。

汪棋没有做声,沉默以待。

“汪棋,你也不想想,你是我直接从集团要来的人,能帮你的我肯定会帮,但这次我确实没有办法阻止他,你得理解我。”朱纲的口气缓和了下来,向汪棋解释着。

汪棋这几天等的就是朱纲这句话,一时间,悲哀、耻辱和安慰一起从心里涌了出来。